

增註秋水軒尺牘合璧

上海圖書館
局書國章錦
行印

重刻詳注雪鴻軒叙

尺牘末執也然朋友居五倫之一天涯地角聲歎如聞角執論文笑言不隔則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矣
自昔名大家尺牘登入文集者多者十居其五少亦十之一二讀其文可以參稽其事蹟想見其性情非
僅文辭麗藻供學者摹倣已也龔君未齋幕遊燕南著雪鴻軒尺牘二卷古道熱腸淋漓滿紙坊友以舊
版多訛重為校勘有故實未詳者一一注其出處書成請叙于余余曰書无優劣以有裨實用者為貴是
雖一時酬答之作泛泛無甚高論然視閱稗官小說耗心思目力而徒以玩物喪志者則有間矣為中人
以下說法或仰而跂或俯而及雖謂渡津之筏可也龔君少不得志隱於幕不獲顯揚於世意者其名藉
是書以傳且傳之久而不廢乎

光緒屠維赤奮若之歲立春前一日滌微主人敘

管子注合刻雪鴻軒尺牘卷上目錄

會稽龔夢未齋甫著

山陰

王嵩慶春崖戴寶林雪溪

全較

吳縣管斯駿秋初重訂

與聞人冠雲

荅胡克昌

與徐潤之

與聞人冠雲

荅同學諸友

與家鄉戚友

與陳和章

與方啟明

與徐克家

與王言如

荅徐克家

與王言如

荅方啟明

與王言如

謝陳友錡

與徐克家

與昌平州歸

與王吉人

與王培元

與秦載光

與王吉人

與王培元

與孫配琪

與孫星木

與父河明府王達溪

辭宣化太守李年伯

謝父河明府王達溪

再辭宣化太守李年伯

辭甯津明府劉三標

荅王言如

又荅王言如

荅聞人冠雲

與方啟明

荅秦載光

與謝丙南

又

辭保定太守顧學潮

荅趙青圃

與方啟明

荅王言如

謝陳友錡

與錢亦宏

管注合刻雪鴻軒尺牘卷下目錄

會稽龔孝未齋甫著

山陰王嵩慶春崖全較

吳縣管斯駿秋初重訂

荅王蘭畦

又

又

荅許葭村

與丁品江

與楊松坡

荅沈回言

荅楊松波

荅許葭村

與阮錫侯

與錢亦宏

荅謝丙南

與許葭村

荅阮錫侯

與沈虞橙

荅王蘭畦

荅丁品江

與楊松坡

荅章炎甫

荅陸默庵

與楊松坡

寄甘林姪

荅甘林姪

與楊春洲

荅嚴昌期

與平慈樓孝廉

與沈菊屏

荅沈靄堂

荅甘林侄

與胡坤如

荅韞芳六弟

與畫友

荅姜雲標

與章又梁

復王儼之

復沈孟養

又託謀事

勸陳篋亭勿出門

戲復陳笠山新婚出門

荅姜雲標

與沈秋農

與陳美陂別駕

又答

又答

與周丹文

荅陳友錡

與童齊安

荅朱桐軒

荅天津明府沈小如

與章含章

荅丁仙槎鹽大使

荅丁品江

荅友

荅鹽山鄧春圃明府

荅許葭村

與天津太守楊蘭如

與天津明府沈小如

荅許葭村

荅陶愚亭親家

與許葭村

與周汜行

荅周介巖

荅趙南湖

與沈聚亭

荅陳勝園

與沈聚亭

荅東光明府趙青圃

與安州刺史沈慕堂

辭壽

與東光明府趙青圃

與周介巖

與金青藤表弟

荅孫位三

與許葭村

與王成之表弟

復劉少白

復任問松

孟公尺牘

謝衡水縣張惠物

復景庶庵

向深州刺史張索詩

謝深州刺史張贈詩

復賀饒陽縣查午節

謝滿城縣陳惠雞鴨酒筍

謝滿城縣陳惠食物

辭易州刺史陸回里

又

與灤州刺史

與孫星木

又

荅蔚州富刺史

與徐養安

復朱鶴汀

與陳菱舟

賀左宇眉納妾

復友託謀事

與陳凝之

勸韋秋澗戒嫖

與王九峰

復胡筠坡查信

賀沈孟養父母雙壽

復王禮園

荅劉刺史

與父河明府章峻峯

荅署獻縣劉刺史

荅余寧州

與蠡縣沈慕堂明府

荅景州劉刺史

荅秦戴光

又

與景州劉刺史

與孫成三

與劉刺史

荅孫位三

荅丁星史

荅李靄堂

荅陸默庵

荅周汜苻

荅謝丙南

賀阮錫侯入贅

荅章又梁

與阮錫侯

又荅

荅許葭村

又荅 四六

荅陳韞玉

荅陳韞玉

接許葭村

代友接許葭村告苦

與滄州刺史周

四六

荅滄州刺史周

慰袁引之被謗

四六

復永清二尹何地方被水

復牛雲洋

謝張翼堂惠扇

管注合刻雪鴻軒尺牘卷上

會稽龍壽未齋甫著

山陰王嵩慶春崖全校

吳縣管斯駿秋初重訂

與聞人冠雲

司馬相如才高千古。而琴心夜度。卓氏宵奔。絕代風流。究不免於輕薄。漢唐以來。文人學士。未有譏之者。然陶靖節為梁昭明所欽重。而於閒情一賦。尚惜其白璧微瑕。則後之借相如為口實者。無論其才萬不及相如。即或如之。其如白圭之玷何。足下讀書論古。別有卓識。當不以余言為迂也。

司馬相如

漢司馬相如寓臨邛客舍。碑有富人卓王孫女曰文君。素悅琴。而新寡。相如乃操鳳求凰一曲。以挑之。文君遂夜奔相如。相如與之馳歸成都。

荅胡克昌

來教言讀書中人不宜言游。然則風浴詠歸。夫子哂之。而與之何也。春光韶麗。雲霞燦爛。花柳芳菲。到處皆成文章。作郊外三日之游。以助文思。與讀書大有所益。是在吾人之善游耳。請足下其領略之。

與徐潤之

聞足下憂貧頗甚。旬日以來。能減得幾分不。吾輩生長儒素之家。貧固其常也。此時咬得苦菜根。即他年得意。亦不為靡麗紛華所動。但士可貧而不可窮。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此救窮之法。願與足下共勉之。

與聞人冠雲

龔杜堂中。晦明風雨。賞奇析疑。極切磋琢磨之益。正期相與有成。而我生不辰。未能卒業。始信有功夫讀書。乃生平福命。非可強也。西秦之行。情非得已。一肩行李。半擔殘書。此志未敢少懈。戊子歸來。當追隨足

下藝戰一場分袂在即言之黯然

行李左傳子貢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注行李行人也人行必裝遂相沿以行李為隨行之物

分袂唐蕭鳳詒使玉門關弟蕭嵩頻勸酒曰醉中分袂庶不悲判袂即分袂之意

黯然江淹別賦黯黯銷魂者惟別而已矣

荅同學諸友

讀書不成去而讀律其識趣之卑陋甚矣承諸君子不鄙夷之而殷殷勸阻愛我良深惟弟二十歲時先君見背家無顏子之田而有孟嘗之券因家伯宰渭陽奉命而往經理署務晷刻無暇幼時所學已荒其半戊子歸家重溫舊業擯斥龍門庚寅辛卯復遭點額今年已卅矣慈母在堂薪水無資欲使一家枵腹而待兩年後莫必之功名非惟不可亦勢有所不能仲夫子傷哉貧也之歎千古英雄為之氣阻昔子奮檄而喜為親在也今無檄之可捧則筆耕將母實處無可如何嗟乎龔生從此不足算矣伏願諸君子奮翮冲霄連翩直上使門外故人聽捷音而起舞望何如之數行布悃慚感交并回首文壇已同隔世可勝悵然

與家鄉戚友

鄴都城有十八重地獄人之死去活來者言之甚詳然耳聞之而非目覩也今入司解則地獄宛在人間所稍少異者無桎梏之苦耳因申韓之學必須於此閱歷而精且為飢寒所迫計無復之於是寒暑一燈午夜勿倦然則束髮事詩書時何不致力於十載寒窗以博一鳴驚人而乃因循玩愒坐荒歲月迄於無成奔走數千里外甘受此罪也即或不能讀書何不為醫為丹青為商賈為農圃亦足以仰事俯育為無拘無束之身徧告戚友勗其子弟及時努力博取功名切勿以學幕為讀書人之退步入地獄而始悔出地獄而更悔也過來人作此現身說法是亦一片婆心耳

申韓申不害韓非皆善

謝陳和章

偶感風寒舌起蒼苔之色。司解無可食。三日不知味矣。承惠鮮鮓烹而嘗之。胃口頓開。淮陰懷一飯恩。當其危耳。寄到絨鞋。暖我凍足。關愛若此。弟非管仲。兄則儼然鮑子矣。肺腑篆感。圖報何日。數行佈謝。餘晤不宣。

與方啟明

年餘司解。諸苦備嘗。今則出而待賈。沽之哉。沽之哉。曾尤過而問焉者。然吾不患其幕之不能入。而患其入焉而不能出也。試觀蒼顏華髮之翁。孰非當年之少年英俊者乎。曾有邀余作副者。婉詞卻之。蓋鷓鴣一枝飛鳴已難自主。若又從而半焉。則俯首低眉。更當何似。未識足下以為然否。雲雨寺前一泓清水。兩岸垂楊。明日同往聽黃鸝數聲。以消客悶。正不必雙柑斗酒也。

鷓鴣莊子鷓鴣巢於深林
鷓鴣一枝所棲不過一枝耳

與徐克家

深澤之行。得附驥尾。月餘領教。增益良多。控案已寢。無不欣然。而夢因之有感也。士貧不能自主。覓衣食於奔走。而所為衣食者。不以文章。不以書畫。而取給於申韓之術。是衣食也。而罪孽生之矣。欲使之棄去。而文章書畫。无一長可取。即可取而世亦不尚。縱甘為柴桑之餓夫。而高堂无菽水之奉。何因思貧者士之常潔己自守。直道而行。勤慎自持。不圖逸樂。或可稍輕罪孽。勉於補報。素仰老表叔靈心慧眼。尚祈有以教之。感甚幸甚。

驥尾漢光武與隗囂書曰蒼蠅之飛不過數步附於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史記顏淵好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菽水禮檀弓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矣

與王言如

司馬需佐理之人而僕以足下應非不知鴻軒鳳翥豈可雞棲抑所謂先屈而後伸乎清苑李明府誤採虛聲邀僕入幕乃不為葉公之驚走而慢以馮驩視之故勉強四月歌彈鉞歸來矣士可貧而不可慢也足下得毋笑其迂否

彈鉞

戰國策齊國孟嘗君愛客客有馮驩者倚柱彈其鉞曰長鉞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姓田名文

荅徐克家

子雲之亭少所嘉慕奉翰教竟許把臂入林何其幸也吾輩鈍於足者必當提於手老表叔出筆敏捷有如宿構古之倚馬成文當亦如是不肖心慕之而篤學之非敢為當仁不讓亦猶步趨恐後之意耳秋風乍起蕭館已涼諸祈保愛不宣

與王言如

鞭車出瀛郡一步水深一步至十里外則桑田竟成滄海幸有兩行垂柳為界得由中道而游水不沒車箱者寸許澎湃之聲滿耳殊不異乘風破萬里浪也晚至高陽前途水發次早一望連天車不能進適任邱歸明府遣使策騎追至投聘書欲攀輿同往焉情詞甚殷遂回車衝波由郡城十餘里繞道得高壤直達任邱故不復進署謁蓮齋把晤也到館後賓主相見如故但未識能如晏大夫之善文否來往百數十里陸行非地水行非舟知章騎馬似乘船差為近之惜不逢麴車為悵亦是行路難之一端先書此以告

麴車

杜甫飲中八仙歌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荅方叔明

祝融肆虐舉客中所有而付之一炬承手書問起火之由雖由平日不戒亦回祿君之所以示警也館舍

三間以半截土坯作牆隔之。是牆又糊以紙牆之上。可懸陋室銘牆之半。可安油燈焉。每夜點燈加棉花捻一根。捻日積而不知去。是夜主人譙賓小价未息燈閉門而出。夜半席散燈碗內油乾而各捻並然如炬。逼近紙窗開門風進壁遂焚。直上頂格如走火龍。頃刻間床帳簾筍皆紅。屋亦旋塌。夫安油燈於紙壁之旁。出而不息其火也固宜。第入幕未及三年而火竟如是之烈。豈非明示以幕之不可為乎。孽海茫茫回頭是岸。從此改業。尚未晚也。足下旁觀之明。當必有以教我。此復不既。

與王言如

客齋為火所焚。一身之外。竟无長物。將欲方地為車。圓天為蓋矣。明知幕不可為。自應亟圖改業。而為農無田。為稼無圃。為星相醫卜。而素不習其術。仰事俯育之謂何。不得不仍入火坑。祝融雖愛我。其如貧何哉。足下聞之。當亦為我喚奈何也。

謝陳友錡

手書慰我。感泐彌殷。但祝融能火我身外之物。不能火我身內之心。故悠然自足也。惟是西風漸緊。祇餘司馬青衫。故人皆貧。誰能憐其寒者。所幸數根傲骨。與籬畔黃花。尚能獨耐風霜耳。借得漢書下此濁酒。書香與酒氣俱香。足下毋為我戚戚也。

與徐克家

敝齋不戒於火。將身外之物一炬而燼之。不留一絲不剩一字。真佛家所謂清淨寂滅者矣。友人或弔者。或賀者。弔者其常。賀者則似是而非也。夫凡民之於豪傑。已定在有生之初。如必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則夏商周之繼起為君者。無所謂憂患。而世之少為公子。老為封君者。亦何曾受安樂之累耶。不肖中人以下之資。即時時有祝融之警。總不能進於上達。若无此一大亦未必遂流為下愚。不過適然火之亦適

然聽之而已。孟夫子之言。為豪傑進策勵之功。非凡民所得而藉口也。質之高明。以為然否。

與昌平州歸

吾邱兩載。彼此情深。榮擢方州。非僅賢刺史。為東臬陳藩之先兆。即鷦鷯一枝。亦附喬而遷。殊自喜也。祝融肆虐。身外一空。承錫羔裘。加以綳紵。數公孫之布被。范叔之綈袍。殆有過焉。感何可似。九月間。旋直隨司馬李年伯。承辦發審。還之捉刀。然暫也。而非久也。詎刺史為解款所稽。須至臘杪。始能到任。臘望。李年伯委署定州。將一束行李。置之車上。堅辭不允。學五霸之久假不歸。使廉頗將軍。竟爾負趙。致爽前盟。質之足以累人。不禁慚顏自赤。而不得已失信之苦衷。亦非盡由於已。恕我罪我。聽之。君子數行。道數兼賀。新禧。惟希朗鑒。

喬遷

詩小雅。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編字左傳。吳季札適鄭。見子產。如舊范起。更記范雅。聞魏使須賈至。案後世賀遷升者。皆曰遷鶯。綳紵相識。與之綳帶。子產獻紵衣焉。范起。秦乃蔽衣。微行。聞步之。即賈鵲問曰。范叔一寒。捉刀。後漢書。魏武帝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威遠。乃使崔瑗代。操自捉刀。立至此乎。取綈袍與之。捉刀。牀頭既畢。令聞謀曰。魏王如何。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林頭捉刀人。真英雄也。操令追殺廉頗。負趙。廉頗趙將後奔魏。不之棄。捉刀喻執筆也。廉頗負趙。用曰我思用趙人。

與王吉人

負昌平之約。而作中山之游。知我者鑒我苦衷也。衡齋寂寞。擬邀周丹文三哥。又梁章九弟。拜中山靖王之墓。登韓魏公之塔。縱目千里。懷古賦詩。舒王仲宣倚樓之況。昨遊眾春園。撫雪浪石坡。公翰墨洵是奇觀。惜居停已擢宜郡。卸篆非遙。良朋欲散。而孑然一身。將獨往居庸關外。正不知塞上風沙。較京塵十大為何如也。老弟暫借半枝。獨當一面。吾道中當與又梁首屈二指焉。西風怖念。保愛不宣。

王仲宣

王仲宣字仲宣。避難荆州。依劉表。登江陵城樓。因懷歸而作賦。

與王元培

昨晚策騎至全道投館舍張燈設席問之則王之所供焉劉舊餉晉陵令何闕爽事而足下由州署而來
兩年未見得把晤於草黃霜白之間對酒雄談幾忘身在關外可感亦可慰也惟足下道及范刺史昔以
未識予心致生疑竇今則自知其昧矣然范刺史之不能知僕猶僕之不能知范刺史也兩不相知非兩
有所憾也僕讀書未成家貧親老不得已俯首乞衣斂眉就食耳況幕本不足為榮脩身立品之不暇而
尚以人世之炎涼不釋於懷此非悔人乃自悔耳然依人作活者豈竟无一二正人砥柱其間特寄數行
奉釋嘉賢之疑竇謝惠然之雅

與秦戴光

張家口昔為重地今則中外一家商民屯聚關市征而不譏然出口百里外沙草迷天茫无際涯但見塞
馬如雲駱駝如蟻亦未嘗非一大觀也二兄先生以錦綉之胸具豪邁之氣曾一登沙磧擴充眼界作萬
里立功之想否弟初來上谷自南口策馬至全道五十里中層巒疊嶂仄磴深溝城堡環抱如甕僅容一
車兩馬誠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也但山雖峻而不奇澗雖深而不濇花果樹木亦不成林殊无可留覽處
惟彈琴鋏則潺湲流水尚有遺音出全道則一望塵沙已有塞上光景昔人詩云關前草猶青關後霜已
白五十里之隔而風景頓殊何必聽隴頭流水始肝腸斷絕也哉平時意興到此索然昔司馬長卿歷名
山大川而文益奇肆五輩生涯不藉文重又何必出關作塞上曲也幸有故人可抒沈悶未識何以教之
與王吉人

居庸山之最高者八達嶺策騎臨之真八荒歸一覽矣馬上口占一絕云絕嶺與雲齊臨風驕馬嘶縱觀
真八達無處不山低今晚往全道明日到懷當謁蓮齋傾斗酒談省中近事先錄此文順馬遞上作蓮幕
之傳單何如呵呵

與王培元

今夕何夕。豈非除耶。策馬至居庸關。館人燃紅燭。進綠醪。請守歲焉。獨酌无懽。淒清萬狀。因命僕買紙爆千餘。登山嶺放之。一響而萬山皆應。空中下無數霹靂聲。心脾為之一快。因思雷聞百里。足下在州署。距關五十里。當聞殷殷其雷在山之上乎。以除夕而猶作客。登雄關而放爆竹。此奇人奇地奇事也。書此交順馬馳遞為奉賀。元旦一鳴驚人先聲。

與孫配琪

自來關外。即聞有異人。甯城捧袂。正如天半朱霞。帶白鶴。幸得數日之聚。快聆清談。豈祇三生石上一笑緣耶。別後鄙吝復生。不能再坐春風。深以為悵。郡城外萬柳亭。臨河垂柳。濃翠如雲。清流如鏡。時有黃鸝作綿蠻之聲。弟有斗酒。藏之久矣。望足下撥冗一來。消受綠天清趣。數行佈臆。引領俟之。

三生石

前生今生後生也。又注云。三生石在錢塘縣下天竺寺。後山唐李源與僧圓澤善。澤再世相遇於此。坐春風。語錄游酢楊時師事程伊川于洛一號。覺曰。爾輩尚在此乎。今臨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雪深三尺。游酢號定夫。楊時號中。立立。宋光庭見程明道先生於汝州。歸語人曰。我在春風中坐了一個月。

與孫星木

居庸關外。淹滯閱年。諫不行。言不聽。而猶未去。則可恥之甚矣。茲已決意南旋。臘初買車起程。惟與知己遠違。未免悵悵。明歲之冬。仍作北遊。慷慨悲歌之士。總在燕南趙北之間。後會正可期耳。

與父河明府王達溪

每殷御李。南慰瞻韓。蒙長者獨垂青盼。寵愛異常。敬領快誨。頓開咸邱之胸。更荷隆情。特下陳蕃之榻。而且慮其賦閒廣為說項。感之至者。不言感矣。抵保次日。適李年伯遣使探邀。因作札辭謝。即或復我。斷不再往。鷓鴣雖不擇枝。而荆棘叢中。未敢再為寄足。此意惟長者鑒之。

瞻韓李白與韓荆州書曰白聞天下之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青盼禮俗之人則以白眼視之然康拔琴賣酒陳蕃榻守不接賓客惟揖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說項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而生不醉藏人善到處達人說項斯

辭宣化太守李年伯

車至汝水晤丙南謝四兄出示鈞諭命姪逕往上谷毋庸到保以省旅費垂眷愈殷銘感愈切冰雪長途如登仁宇俾寒酸五內俱春仲春二日抵保適盛紀何忠到寓問出關之期詢悉年伯大人晉福敷猷潭祺增慶雙旌五馬到處惟騰慰悵何似姪賦性迂疏諸多未諳蒙長者收置籠中委以重務坐春風者七載縻清俸者三年昨臘辭歸先承訂約今冬甫出復荷遠邀寒士筆耕將母得賢主人若此亦終身之幸矣若欲遠萌退志另擇新交雖至愚極謬當不出此惟姪才不足以驚人言不足以動聽見善而不知勸見過而不能規鹿鹿魚魚無元闊輕重三年上谷業已自愧素餐若再醜然分祿則負德疚心其何能解且關外水寒致生脾瀉回南醫治迄未就痊年未四旬而精神不振以年伯之肆應宏通案牘之外百函並發而使庸碌病軀蝨於其間能不苟簡遲誤延友者何所取義得脩者更有何顏若以主人情重必勉力疾趨則食少事繁斷難長久上有垂白頭之親下无極樞之息以不可即死之身而必欲殉之其為報則得矣其如不孝何羅昭諫詩云身不許人因母在當亦仁人君子之心所惻然而深諒者也淮陰懷一飯恩尚思酬報豈有久侍龍門備邊垂眷而竟翹然如棄同於負心之徒蓋其不得已之苦情有自知之而不能言之者此實福薄命窮之所致感慨低徊寸心如結惟祈俯垂清聽宥之格外連延碩學克助治煩從此勛業日新令聞上播姪雖未依德座而區區欲報之血誠藉他人而稍慰是則有益於年伯者非淺昔人有薦賢自代者此姪不敢自欺以欺長者之愚忱也專函佈悃伏冀鑒察

五馬孟子詩話禮天子六馬左右駟馬左駟漢制九卿為二十石強保論語注強保

亦右駟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又漢時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故曰五馬強保論語注強保

謝交河明府王達溪

卞和氏之璧楚寶也不遇剖璞則獻而則其足矣所以知我之感與生我並重矧姪以燕朝庸姿蒙長者賜以雕飾儼同席上之珍其為感當何似甯津舊友仰荷玉成並示主人頗知下士必能相得益彰所以安遠遊之踪者至周且切也第聞寧津公三年而六易其友豈葉公之好龍也抑孟嘗之門本无佳士耶既承諄囑當往試之

卞太璞韓非子楚人卞和得玉璞於楚山獻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

之以血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再辭宣化太守李年伯

仲春下旬拜奉賜函知前肅寸楫已邀垂照乃荷年伯大人不加譴責謬愛愈殷雖誦迴環感慚交集姪以襪線庸才蒙為許可七載承風三年分俸不為不久豈有熟道不由而反尋生路乎惟姪毫無學問諫不足以格非言不足以動聽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而顧因救水無資醜顏竊食自為計則得矣其如負友之盛德何來翰云豈親拙官不合時宜遂棄去耶又云豈以為不足與交防終隙耶夫不合時宜姪所欲改而未能者年伯如果不合時宜正可慶水乳之融何肯去此而投人所忌若不足與交則七載登龍依不舍者為何矧貧賤之士得上交顯者亦深幸際遇之隆矣此長者垂愛過深遂不覺設此疑詞而姪之不敢奉命者蓋在彼而不在此也尚祈鑒其愚忱是所深感

義線韓昭為禮部尚書粗有文章李台暇曰韓昭之才如折機線無一條長